

# 第十一讲\_西方哲学史

2020年5月11日 17:58

原本语言是为了“真”而服务的。

当“真”是为了“假”而服务时，“假”就具有了“真”的样貌，便容易以假乱真。我们并非如自己所想象的那样，能够分辨善恶、分辨真假。人类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思考。即使是近似的价值也会有细微的差别。这细微的差别也是很致命的。人类的历史、文明史、价值史是一个更加复杂困难的险境，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也是如此。

任何的选择都是主观性的决断。没有这种主观性的活动，就没办法生存。

价值构造主观性。价值领域也有真假，但辨认起来极其困难。哲学教导我们对价值抱持**批判**的态度，而非单一的态度。

第一批指控苏格拉底的人：无名的雅典人“影子里的指控者”

- 原因：他们从小就听说苏格拉底考查每一个人。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，他们丢尽了脸面，暴露了无知（他们以无知为智慧）。

第二批：梅莱多、吕贡等

- 实际上他们经不起反驳，只是稻草人，站在了前台。  
在苏格拉底的追问下，梅莱多得出结论：全雅典除了苏格拉底，所有人都可以教导好青年。这显然是荒谬的。

★• 真正指控苏格拉底，且有效的，是无名的雅典人。

他们预置了一种价值，不会反思这种价值，也不允许他人违背这一价值。长期以来他们已经以习惯为正义。当新的文明到来时，他们将其视为异端，将其清除。交出主体性后，个体存在的优先性被放弃。苏格拉底的追问恰是对文明的审视与反思。

苏格拉底因“十将军”事件对从政感到失望，转而去民间启蒙民众。在价值领域的决断是更关键的部分。不思考的人就会被预置，或是被身边的人，或是被社会。苏格拉底为促进雅典人思考，站出来无条件地反对一切。“对着影子进行搏斗。”自知危险，但仍然选择保持自己的主观性，坚守神谕。“只问是非，不计利害。”但进入社会后，不能只对“真”和“假”说话，要放下自己的主观性，对着别人的需要说话。

→ 形成冲突：教导与生活实际相冲突

人对真理的承受性是非常脆弱的。人最难接受的是自己的不被认同，最在意的是自己的主观性。因此人对真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执着。

？ 我们到底想要做些什么？是否背弃了自己？

要懂得恰如其分的背叛自己。但这与人类文明的主观性的诉求是不同的。

“我不害怕做那些我不知道好坏的事，我很害怕做那些明知道坏的事。”

而真实的世界中，往往充满了掩耳盗铃的故事。心中没有神谕的人时刻牺牲自己的目标先知的精神：“我要服从神灵胜于服从你们。”苏格拉底绝不会停止劝告。他是百年一

遇的。“尽管你们会恼火。如果愿意听我的劝告，就把我留下来吧。”

★ 我们如果坚持反思，一定能够坚持自己的主观性；反之，我们的主观性会被吞没。

世界的对抗绝对不是科学观念的对抗。例如新冠时期，不同国家对自由度的要求出现了很大的分歧。

在大学中，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神谕（理想信念）并坚持下去。

要学会听真实的话，再学会在真实的话中做出判断。

苏格拉底第二轮的辩护 - 为自己寻找一个刑罚

苏格拉底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过错，提出在国宾馆用餐。他只愿意说真实的话。雅典人忍无可忍，最后将苏格拉底判处死刑。

★ 逃避邪恶比逃避死亡更难。邪恶跑得比死亡还快。“不为恶”就是真理的主观性。

“道路是光明的，前途是曲折的。”并不是说要绕开法律范围，只是说前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曲折。